



历史地理文献学入门

潘 晟 / 著



科学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第三批百名青年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出版

历史地理文献学入门

潘 晟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阐述地理陈述与地理阅读理论,以及扼要介绍目录学和版本学常识的基础上,主要从生产地理文献的制度基础出发,按其相应的知识类型分为神文、官守、智识三大类,辅以诗文、小说、报刊、金石及出土文献等,进行简要的介绍,并附上实证案例。希望能够为历史地理初学者或对历史地理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搜集资料的门径,以及思考历史地理问题的思路。

本书适合历史地理初学者、研究生,以及历史地理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文献学入门 / 潘晟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03-058016-0

I. ①历… II. ①潘… III. ①历史地理—文献学—中国

IV. 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1745 号

责任编辑: 王 媛 杨 静/责任校对: 韩 杨

责任印制: 张克忠/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 //www. sciencep. com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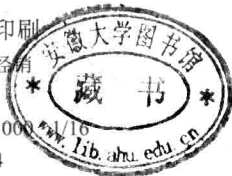
2018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1/4

字数: 339 000

定价: 8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历史地理文献学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要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并不是很容易。按照一般的学科意义来理解，它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历史地理史料学的内容，即如何搜集历史地理研究需要的史料，以及对史料本身的介绍，包括特点、性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史料的范围比较宽，可以是书籍、图像等各类文献中的地理内容或相关记载，也可以是专门的地理书或地理篇章。若进而探索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地理文献的生成过程，以及它的分类、出版情况和它的历时性特征及其原因、影响等，这就从史料学转变为文献学了。第二是关于对历史地理论著的研究，即对历代，尤其是当代学科体系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论著的研究，包括分类、评介、编目，乃至引文、篇目、关键词分析，等等。囿于能力，本书主要以第一种情况为讨论对象，而且也只能谈其中的部分内容，无法面面俱到。

另外，本书主要面向那些希望了解历史地理学，准备在这条道路上探索知识、真理，或者发展自身兴趣与学识的初学者。因此，本书在提供历史地理文献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考虑了如何向这些初学者提供一种思考历史地理文献，以及通过文献管窥历史地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以期有助于打破固有的思考模式。全书各部分内容的安排，即以此为基础。各部分之间既是有机整体，又是相互独立的部分，因此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阅读。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地理的历史性陈述及其阅读	1
第一节 地理的历史性陈述与地理知识	2
第二节 历史性的地理阅读	12
第三节 余论	19
第二章 目录、版本学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20
第一节 书目、版本常识及历史地理学研究	21
第二节 古典目录学对地理书的分类	33
第三章 历代地理文献体系的起源与流变：神文	56
第一节 从自然到社会：礼、仪式与地理文献	57
第二节 神文的系统化与分化：神与宗教体系	81
第四章 历代地理文献体系的起源与流变：官守	105
第一节 引论	105
第二节 地理文献官守类型的可能起源	111
第三节 地理文献：王官到吏职的演化	124
附 录 闰年图制度考释	163
第五章 历代地理文献体系的起源与流变：智识	180
第一节 官守、吏职与智识之间的大宗地理文献类型	180
第二节 智识与古代地理专门著述	203



第六章 其他历史地理文献之一：长篇累牍与含英咀华	212
第一节 史传、政、类、奏章的地理篇章	212
第二节 文苑诗赋的地理记载	220
第三节 巷语——稗官小说及其历史地理的史料价值漫谈	224
附 录 感受与事实之间——宋人诗文所记汉水中下游河流景观及其解释	231
第七章 其他历史地理文献之二：金石及出土文献	241
第一节 金石文献的历史地理信息	241
第二节 出土文献的历史地理信息	246
附 录 敦煌所出地理文献研究回顾（1909—2005）	250
第八章 题外之意的一个案例：礼俗记录与历史地理	268
第一节 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研究中的区域局限及其反思	268
第二节 礼仪、习俗与气候变迁、环境演变关系的简单案例	271
参考文献	276
后记	297

图、表目录

图 3-1	德聚堂陈氏宗谱书影	76
图 3-2	1929 年重修义门陈氏（江宁）宗谱房支墓图	76
图 3-3	1944 年续修郑氏（深州）宗谱稿本	77
图 3-4	《人世七十二福地之图》（正统道藏本）	90
图 3-5	《海中三岛十洲之图》（正统道藏本）	90
图 3-6	《佛祖统纪》之《东震旦地理图》	98
图 3-7	《佛祖统纪》之《汉西域诸国图》	98
图 3-8	《佛祖统纪》之《西土五印之图》	99
图 3-9	《佛祖统纪》之《华藏世界图》	99
图 3-10	《佛祖统纪》之《大千世界万亿须弥之图》	100
图 3-11	《佛祖统计》之《四洲九山八海图》	100
图 4-1	光绪沈氏胥乐堂圩荡册内页	128
图 4-2	1920 年江苏昆山执业方单	128
图 4-3	1931 年江苏土地局土地测量队第四分队委任令	130
图 4-4	1932 年浙江民政厅委任测丈队清丈员令	130
图 4-5	1948 年镇江丰成礼户土地所有权状	131
图 4-6	1947 年浙江桐乡土地所有权状+实测户地图	131
图 7-1	绍兴陟望桥	242
图 7-2	光绪七年（1881 年）江宁县观音庵禁示碑拓片	246
表 3-1	唐孙季邕奏请停废伪烂葬书表	67
表 6-1	1938 年绍兴各辅导区所属小学略表	219

第一章

地理的历史性陈述及其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理学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可以看作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兴起的计量革命,一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批判理论运动。^①地理学领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兴起的计量革命,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一般认为这一运动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推广或强化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其强调理论研究,开启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强调理论研究的先河,它是一场理论运动。^②这正如计量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哈维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结尾所说:“通过我们的理论,你就会了解我们。”^③这种客观科学主义的地理学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完全忽视主观意向而迈向不见人影的地理学,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不断地遭到各家的批评。在这场对纯粹客观科学主义的批评运动中,兴起了新的理论运动浪潮。在人文地理学领域,R.J. 约翰斯顿把它们概括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④人本主义特别注重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它欲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⑤人本主义地理学就是研究人作为有思想的生灵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中的人的地理学,其目标在于理解,在于在人的环境中理解人。^⑥它是以人的意向和意图为中心,强调人的“主观”认识的人的

① [英] R.J. 约翰斯顿指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各种人文地理学理论无论人本主义还是结构主义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引起地理学实践的革命。参见 R.J. 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191 页。

② 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 年第 4 期,第 365—372 页。

③ [英] 大卫·哈维著,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高泳源校:《地理学中的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582 页。

④ [英] R.J. 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第三、四章。

⑤ 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 年第 4 期,第 365—372 页。

⑥ [英] R.J. 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第 107 页。



地理学，着重于地理知识的“主观”性。^①

依据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观点，景观本身即是一种陈述，是一种文本，是人的意向与意图的表现。因此霍斯金（Hoskins）说：“对于知道怎样正确地阅读的人来说，英国景观本身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最丰富的历史记录。”^②这一论述在表明景观本身就是人的意向与意图的集中表现，是人叙述的“文本”的同时，其实也蕴涵了另一方面的内涵，即这种最丰富的历史记录的文本文本需要懂得正确阅读的人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人”的意向与意图，以及在景观中的人。这里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即赋予景观主观意向与意图的“他人”的陈述，与“此人”对景观“文本”的意向与意图的阅读，而且还需要掌握正确的阅读技能。简言之，就是“陈述”与“阅读”的问题。然而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对“过去”的景观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对各种各样的历史陈述的阅读，而不是景观本身。对于那些能够被今人目睹的地理景观，自然可以作为一种陈述的文本加以阅读；然而有很多的“过去”的地理景观并没能作为一定的实体呈现在当前，而只是被有意或无意地记录在各种各样的文献中，只能在文献中被陈述。类似的情况在地理学史的研究中更为明显。因此我们基本上是通过文本或文献的阅读，才可能重构对于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和地理知识，才可能理解历史时期地理景观和地理知识对于古人和今人的意义。因此下面试图对历史文本/文献中地理景观和地理知识的陈述与阅读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第一节 地理的历史性陈述与地理知识

古代地理景观的陈述^③呈现在各种性质的历史文本与文献中，如各种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地图、正史、杂史、文集、诗集、民谣、山水画、金石碑刻等。显然这些来自不同历史文本中的地理陈述，体现的是多样的主观意向

① 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站在人的主观立场上深入论述人类的空间与地方感知经验的一个重要代表者是段义孚，如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② 转引自〔英〕R.J.约翰斯顿著，蔡运龙、江涛译：《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第125页。

③ 这里所说的“陈述”主要侧重于“记录”，还不是富柯所说的“话语的原子”。有关“陈述”这一概念，可以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7—171页。



所呈现的不同地理知识。

一、陈述的主体性与地理知识的主体性和社会性

陈述历史地理景观的这些人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还有农民、渔夫、商人、诗人、小说家、画家、僧侣等。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地理知识是人类所共有的，而绝不是由地理学家们所垄断……这种知识首先是通过各类事物的观察而获得……因而，这些知识的获得，要以文化与心理因素的复杂的交相影响为条件……几乎每一件人类从事的重要活动，从田间掘土、撰写著作、经营商务，到传播福音、进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当事者的地理知识的影响。^①因此地理景观与知识的历史性陈述的主体是多种多样的，其呈现的地理知识也是多种多样的。

陈述的主体来自各行各业，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在文本中呈现。如著名诗人陆游所著《入蜀记》，记载了自己乾道六年（1170年）从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至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地理学家兼诗人范成大《吴船录》则记载了其淳熙四年（1177年）由成都返苏州时沿途所见所闻，二者都是有关长江沿岸地理景观的著名地理游记，是我们今天重构并理解宋代长江流域地理面貌的重要资料之一。《大唐西域记》的陈述者，玄奘是初唐孤身至印度求法的高僧。明代的《天下水陆路程》则是商人的地理教科书。此外陈述日常生活中地理知识的民谚民谣，大多是农夫、渔子和工匠们的创作。

这种地理陈述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地理陈述的主观视阈多样性与地理知识的主体性。每一个地理陈述都依赖主观对空间环境的感知^②，这些感知是主体经验的心理过程。因此地理陈述首先是个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是个人的地理陈述，受个人地理认知的制约。主体的社会地位、文化知识、身份，以及言

① 转引自〔英〕R.J.约翰斯顿著，唐晓峰、李平、叶兵译，唐晓峰校：《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8页。赖特同时指出这种关于主观思想的研究，虽然无法运用自然地理学严格的科学法则，但是这种研究为地理学的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前景。

② 感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与想象相对。现象学家胡塞尔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相关讨论可以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54—85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93—502页。



说时历史境域的不同,对同一客体的感受或感知结果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一个普通旅行者与一个地理学家对同一地理空间的观察和陈述是不尽相同的,而地理学家之间对同一地理空间的地理认知与陈述同样也不会一致。这样陈述主体的多样性使得地理陈述本身在对象、认知方式、概念、文化、权力等方面的文本呈现显得具体而复杂。

呈现在历史文本中的地理景观虽然是千差万别的地理知识的表现,是陈述者个人的地理知识,但是同时也是社会的地理知识。

首先,这在于陈述的工具是语言(包括地图与图片)。这个我们借以表达科学知识的唯一工具,在其起源及其主要的功用方面,基本上是社会性的……语言的主要目的毕竟还是传达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语言就必须是大家共同的语言,而不是说话人独创的一套自家的语言。^①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而科学知识本质上都是群体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群体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②

其次,陈述的对象——地理空间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它在某一时空领域内对于所有知觉者产生的感觉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它不仅是指事实上为其他观察者所共有的地理空间,还包括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为其他观察者所共有的地理空间。

再次,不同的陈述者在同一时空内对同一地理空间知觉到的是同一地理现象,这种现象是发生在不属于任何个别的知觉者的公共世界内的,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这种地理现象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内被不同的观察者知觉到。因此,不同的观察者的观察与陈述虽然在许多方面具有细微的差别,但结果必定具有相似性。

最后,个人地理认知的习得,来自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的地理认知。个人的地理认知构成社会知识,是社会的地理认知的一部分。因此单个主体的地理认知是社会的地理认知的一部分,两者的区别在于程度不同。

① 此处有关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的论述主要参见〔英〕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15、55—67页。有关个人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关系,个人比较接受现象学家胡塞尔有关“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及其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阐释。请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第139—156页的概括与论述。

②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序言,〔美〕托马斯·库恩著,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二、陈述的选择性与被选择的地理知识

任何陈述都是选择的结果。不加选择地陈述当时当地的地理景观,即试图完整无缺地记录“此地”,在文字表达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地球表面每一个微小的点和其他每一个点是不同的。即使使用今天先进的各种摄像技术,也还无法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完整无缺地“真实”记录。各种地理陈述,即使是最科学最先进的地图,它的陈述仍然是选择的结果。^①这种选择就其主体自身而言,首先,它受到其既有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制约。一般情况而言,它无法陈述超越其认知范围和它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认知范围与现实要求。其次,也是较为重要的是,即它是陈述主体的主观意向或意图的具体表现。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内容进行陈述,在其他主客观因素以外,受到主体的主观意向或意图的制约。

在此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哪些地理现象或事件会被陈述,即陈述的选择机制是如何的?

罗素认为,告诉别人知识可能只是因为你对这种知识感兴趣,否则就可能是用来影响别人的行为^②,即陈述的是主体感兴趣的知识,或是用来影响别人行为的知识。而当代“新政治神学”的代表 J.B.默茨,在宗教受难的研究中指出,“凡是造成痛苦者,便保存于记忆中”^③,即受难记忆的知识是陈述的选择之一。有关地理灾变的陈述是这种受难记忆选择机制的最好注脚。

保罗·康纳顿在着重讨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一习惯记忆,认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或多或少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④各地有关水神祭祀的仪式是历史人文地理陈述中社会一习惯记忆的一种突出表现。这些仪式性的祭祀(包括其他类型的祭祀),其实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是祈福与受难事件的选择性陈述。

方慧容有关西村的口述史个案研究中为我们提供了乡村社会日常历史记

① 有关现代地图的选择性参见〔美〕丹尼斯·伍德著,王志弘等译:《地图的力量——使过去与未来现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 〔英〕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第70页。

③ 〔德〕J.B.默茨著,朱雁冰译:《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对一种实践的基本神学之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8页。

④ 〔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忆的情况。^①进入村民日常的历史记忆的主要有三类事件，一类是重复性的（这一类分两种：重复性事件存在着某种历史性关系如婚嫁、打工、分家，或存在更替性关系如秋收、过年）；一类是各种稀少性事件，如春旱，却大丰收，构成村民重复生活的意外；第三类是历史性入侵，即外部的大范围的事件影响到本村的事件。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陈述，有时在一定程度上是陈述者对读者或阅读群体喜好奇图揣摩的产物，是一种迎合性陈述。如清末海云垒画馆出版的《湖北武汉全图》^②，又如吴友如为中法战争所绘的两幅和战图。^③

由此可见，哪些地理现象或地理事件会被选择为陈述的对象，呈现出复杂的机制，对于不同的个体、社会、生活空间都有具体的差异。但是在这种复杂的选择差异中，应当是蕴涵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

地理陈述的选择机制，它的内在一致性存在于何处？依据人本主义的观点，一切事物的诠释皆基于人的思想、感觉与经验，是以人作为出发点的，了解事物对人的意义是核心所在。因此人本主义地理学研究作为有思想的生灵所创造的那个世界中的人的地理学，以理解为目标，注重在人的环境中理解人。因此是以人的意向和意图为中心，强调人的“主观”认识的人的地理学，着重于地理知识的“主观”性。这也就是说，以地理现象对有思想的生灵即人的某种意义为旨归，只有在这种意义中才能理解人的地理环境。因为人类实际上是生存在自己所感知的环境中，而不是生活在纯粹客观的环境里，环境只有被人们感知之后才有意义。^④因此地理现象或地理环境被陈述的选择机制正在于其对人的意义或价值。因为只有价值联系才能确定这些个性差异的“大小”，只有价值联系才使我们重视此一事件而忽视彼一事件。通过作为历史对象的每个客体都必须是与价值相联系的这一主张……历史所表达的一切才被定为有趣

①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586页。

② 《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武汉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③ 〔德〕鲁道夫·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点石斋画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6页。

④ 张建民、鲁西奇：《“了解之同情”与人地关系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上引论点带有怀疑主义倾向，对此罗素有批判，参见〔英〕罗素著，张金言译：《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第4—8页。



的,有代表性的,重要的或者具有重大意义的。^①

作为选择机制的价值是一个等级体系。对于地理而言,它大致有以下四种价值等级构成:

其一,可感觉的价值,包括从令人愉快的价值到令人痛苦的价值领域。

其二,功利性价值,包括实践性价值、效用性价值,以及经济性价值在内的领域。

其三,生命价值,包括从高贵的生命价值到低级粗俗的生命价值在内的领域。

其四,精神价值,包括审美价值(美丑)、公正价值(对错),以及对于真理的纯粹认识在内的价值领域。^②

三、陈述的不同谱系与等级化的地理知识

地理陈述具有不同的谱系。首先陈述的形式是具有等级的,它大致包括两种类型:博学的与低等级的。所谓博学的形式,就是系统化的、具有概念性的,处于认识层次的知识,是得到充分研究的高等级的知识。所谓低等级的形式,就是非概念化的、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知识,幼稚的低等级的知识,是认识和科学性层次以下的知识。相对于前者,后者是“没什么资格的”,是“人们的知识”[saviors des gens]、个别的知识、局部的和地区性的知识、有区别的知识,它不可能取得一致,只能在尖锐地反对包围它的知识的时候才能获得力量。^③它们是历史文本/文献中地理知识垒成的堆块,它们在功能整体和系统

① [德]亨利希·李凯尔特:《历史上的个体》,〔英〕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9页。除“价值”外,“兴趣”也常常被作为主观的意向性行为的原本性基础,如胡塞尔、哈贝马斯等即如是观。请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第173、339—372页的论述。并参见〔德〕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认识与旨趣》,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26—245页。

② 此处有关价值等级体系的论述以舍勒对绝对价值的阐发为基础,在舍勒的价值等级体系中包括五个等级,其第五个等级的价值是绝对价值,包括圣者价值和非圣者价值在内的领域。此外,舍勒的绝对价值等级体系的每一个等级都具有与之相对应,存在于主体价值活动之中,并且可以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理想群体类型,在此没有给予讨论。请参见艾彦:《以人为中心的现象学知识社会学》,〔德〕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德〕舍勒著,林克、李伯杰译:《爱的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33—75页。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第299页亦有涉及,但没有提到功利价值。

③ 在此参照了福柯关于知识的论述,但与他的概念和论述角度有差异。另,此处暂不涉及其在《词与物》中关于知识的认识型的问题,因为后者主要涉及认识论中近代科学如何可能的哲学与实践命题,当另外讨论。〔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整体之中存在并被掩饰着。这二者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历史境遇都是变动不安的,都是历史记忆的存在: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并在新的历史记忆中被唤醒。

博学的、系统化的,具有高贵身份的地理陈述谱系。这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可以《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图志》和裴秀制图学为代表。这些地理陈述各自代表了我国古代地理学的一个方面:《禹贡》体现了综合地理学;《汉书·地理志》是正史地理志和王朝地理学^①的正统陈述;《水经注》则是脉水地理陈述的核心;《大唐西域记》则可以被视为旅行记的正统形式;《元和郡县图志》则是地理总志的表率;裴秀制图学则代表了古代地图学的科学陈述体系。其中又以《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为核心^②,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形成了庞大繁杂的经注体系,处于地理陈述的中心,成为高贵的知识;而裴秀制图学虽然同样是博学的系统化的知识,而且与前者相比更为概念化,某种程度上更为科学,是更高层次的认识,但它却处于这一系统的中心以外,只具备半中心的身份。

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中,知识的系统性、概念化,并不能够决定知识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有些已经成功地体系化、概念化,具有认识层次的知识由于各种因缘的作用而被日益边缘化,而成为低等级的知识。

就中国古代地理学而言,风水虽然是一种具有博学的、系统的、概念化的,认识层次的地理陈述谱系,但这一知识体系却只具有低等级的身份。风水作为我国古代地理陈述中一支具有庞大的认识系统,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作为我国传统地理学代表的一个方面的地理学知识体系。它虽然在古代社会(甚至今天)产生了广泛的、深刻的影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活的地理陈述,甚而已成为日用而不知的地理知识;但是它不仅不是地理陈述的中心,在博学的地理知识的等级中它却被日益边缘化,是与其他低等级的地理陈述一样在功能整体和系统整体之中存在并被掩饰着,处在边缘的地位,甚至在边缘以外,是日益屈服的地理知识谱系。

① 王朝地理学的概念请参见 Tang Xiaofeng (唐晓峰), *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 Ltd. 2000。

② 《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在中国古代地理文本中各自形成了庞大的注疏体系,是历代学者研究的对象,也是当代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地理陈述的重要资料与对象,系统地从事经注角度,把它们放置到文本诠释的学术体系中加以全面考察,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一个本应属于高等级的博学的地理陈述谱系,却往往被置于低等级谱系中的则是《山海经》一类的地理陈述。《山海经》在中国古代的地理陈述体系中被看作是荒诞怪异的地理故事的代表。讲“山海经”是民间社会对日常闲聊和讲述各地稀奇古怪事迹的代名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本发行量很大的民间故事期刊就以“山海经”为刊名,正体现了它在古代地理陈述体系中的民间地位。而《穆天子传》一般也被看作是带有神话性质的旅行记,它同样也往往处于地理陈述的低等级状态。

低等级的,没什么资格的地理陈述,往往复杂而多样。如古代山水画式的地图、地方志中大量的舆图,它们相对于裴秀制图学是一种低等级的地理陈述。民歌、民谣、民谚中的地理陈述是另一种形式的低等级的地理陈述,这种地理陈述甚至往往没有资格成为文献或文本,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得到陈述,然而它却是学习博学的、系统的地理知识之外的个体获得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日常人们的地理知识与地理陈述的表达。同样古代戏剧、小说中的地理陈述也是低等级的地理陈述。虽然这些陈述中所呈现的地理知识往往不具备权威性和准确性,然而由于其传播形式的活泼性,及其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却成为人们的日常知识。

四、陈述文体的多样性与地理知识

陈述文体是指旅行记、诗歌(韵文)、小说、文章等一类。旅行记^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传说性的如《穆天子传》;发现性的如《大唐西域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研究性的如《徐霞客游记》。

诗歌是地理陈述比较常见的形式,地理景观一开始就是诗歌吟咏的对象与意向。从《诗经》《楚辞》到《两都赋》,对地理景观的描述与吟咏早已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家族中的传统,并成为独立的一支“月映万川”的山水诗。山水诗往往注重托物言志,借景叙情,重意象,轻白描,因此之故,而成为思想情感与哲理的表述。虽然这一类诗歌中的地理性陈述只具有意向或意象,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其中所隐含的各种地理观念,以及这些地理

^① 有关旅行记的详细论述参见〔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41—443页。



观念所染的社会色彩。

此外，在丰富的山水诗歌遗存中，叙事性的作品并不少见。在明清时期的诗集中即有大量的游记性的诗集，用诗的形式陈述了旅行中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如清前期著名诗人查慎行《壬申纪游》《敬业堂集》^①，其他如方尔止《西江游草》《北游集》《鲁游集》，闵宾连《闵子游草》，王阮亭《蜀道集》，等等。^②

地理陈述还往往是蒙学读物中的重要内容。《千字文》开篇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百家姓》中说：赵（天水郡）、钱（彭城郡）、孙（乐安郡）、李（陇西郡）……

古代字书辞典则是地理陈述的重要形式，《说文解字》与《尔雅》中对地物字辞的解释不仅是地理陈述，而且是地理陈述的概念化的具体表现。

类书是地理陈述的又一表现形式，如《初学记》《太平御览》《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其中同样也包含着丰富的地理陈述。

地图和图形可能是地理陈述的最早形式，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谁要想表述一个地区或者一种现象，就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在头脑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像；并且必须像艺术家那样有能力把它所看到的東西用手表现出来一样，地理学家也必须能够把思想上存在的图像用文字或者用画笔在地图上表述出来。^③这种地图形式的地理陈述，在被绘制过程中，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它作为一种陈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空间的复述。^④它反映了绘图者、编绘者对当时当地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地图陈述者的地理空间认知和意向与意图

①（清）查慎行《壬申纪游》（稿本，浙江省图书馆藏），其《敬业堂集》中有不少描述其从长江下游沿江而上由湖湘入滇粤的游记诗，对了解清初湖湘和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景观有较高的价值。

② 游记性质的诗集在明清时期很流行，尤其是清初的游记诗集不仅丰富，而且对当时自然人文地理景观的描述十分生动，是理解与重构这一时期不可多得的文本。

③〔德〕阿尔弗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第413页。关于地理学中地理研究工作的表述形式，赫特纳在该书第五编“地图与图片”，第六编“文字表述”有十分详细经典的论述。本文所论陈述主要指历史文本中的地理景观陈述，不包括近代地理科学形成以后地理研究性的表述。

④ 关于地图叙述与社会思想的关系，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360—379页。